

輯二第 集芳孤

史狗

著命新王

行發局書圖東泰

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再版

(全書一冊)
(實價二角五分)

孤芳集第二輯

狗史

有翻 著作必 權究

著作者 王新命
發行者 趙南公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
特約代售處

上海四馬路
一二四五號
重慶
各省
唯一
大書局
泰東圖書局

狗 史

代 序

小狗呵，我現在發覺了一件事情了。

我知道我如果能將幸福給你，同時我也能夠奪了你的幸福。

這就叫做權力。就是所謂生殺予奪的權。

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日於上海 著者

狗史

一

有人說，『凡是幼稚的動物，都是歡的合體，愛的結晶，他的生命中間都含着
一種光芒，正像天上那些能放出燦爛的光輝的星點。』這話假使是真的，那麼現在
的我，就當然也是一顆小星。不過要做一顆小星，並不是很容易的。一面，在
飄流江湖的倦客，於午夜夢中尋覓故鄉的時節；在孤露兒童於失望被虐之際，呼喚
慕中亡母的時節；在戰士身入槍林彈雨中間向無語的蒼穹籲禱生還的時節；在強盜
越貨殺人以後，天良激發，繞屋懺悔的時節；在失戀的少年少女，向曩日攜手並肩
而舉行密誓的春郊幽處，將重拾當年墜地已碎的歡樂的時節；要負慰安他們的使
命。一面，在凱旋大將班師回朝，國王親手代解戰袍，親進美酒，並問將軍願受

何封的時節；在美麗的小孩子，臥在慈愛母親的懷裏，睜着兩隻眼睛似乎看見天上仙童向他招手的時節；在瘋人於夢中覺得最大的歡樂，狂笑不已的時節；在愛情圓滿的少年少女，剛結成婚約，正要互擁而接吻的時節；並要負供給他們歡樂的使命。然而我又那裏能夠果行我的使命呢？我如不能夠果行我的使命，那麼假使我真個是星，也是一顆沒有光輝的星，同時我的生命，也就是毫無價值的生命。因此司運命之神，雖然將一個不可思議的惡運命給我，我就不唯沒有絲毫抵抗的動作，並且沒有絲毫想抵抗的意思，還要深深地感謝，感謝他居然能夠將分配有餘的一種不可思議的命運，給我這毫無價值可言的生命，使天壤間始終留下這麼一個小小的奇蹟。

我是日本大東京市的一隻小狗，名丁東。生來就穿下一件半白半黑永遠不須更換的外衣。我的姊妹共七個，我究竟是不是居長，雖不可知，但他們都說我必居最長。我們生下來還不到一個月，就都遭了被人拋棄在荒野的命運。被拋棄

的那一天，是一九二一年八月三日的午後，被拋棄的地點，是東京市外戶塚町的戶塚打靶場。場寬約十丈，長約四十丈；四圍築堤，堤高低不等，有的只七八尺，有的却高逾一丈五六尺。場內除了幾十座打靶架以外，還有一間高不過七尺，廣長各不過一丈的小木屋。這小木屋在陸軍當局的本意，究竟要作何用，雖不可知，但其結果却成了我們的唯一避難所。我們被拋棄的一瞬間，是在那天下午七點半鐘。那時正是黃昏時候，打靶場裏練習野球的學生已經回去了，只有幾個像小孩的小孩，正在左邊的堤上散步。場裏碧油油的艸，受了晚風，正漾蕩他的綠波，遠遠地望去，幾乎要說這是一池秋水。我們來的時候，七姊妹同坐在一個竹籃裏面，雖然提這竹籃的人，當走的時節，總高高地提着籃子，籃子離地至少還有一尺多高，然而我們總覺得我們已經是溺在這一片汪洋的綠波中間。我們在這綠波中間浮沉不多時，那所小木屋已逼到我們竹籃的旁邊，提竹籃的人對着那空木屋發了一微笑，便走了進去。他進去的時節，先將一個包袱解開，從那包袱裏面取

出一個油紙包。最初我們并不知道這油紙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，到以後才曉得裏面不過是幾碗白米飯和幾塊牛肉。他將油紙包放在地上，就將我們七姊妹一個個從竹籃中間抱出，並對着我們說道：『孩子們，我給你們預備末次的晚餐，我祝你們的幸福！我實在無力庇護你們，我不止不能供給你們的需要，並且沒有錢替你們納稅；所以便從你們母親的懷裏奪了你們，送到這戶塚練兵場。我狠慚愧：你們完全信任我，並將一張不着半點顏色的白紙委任狀，委託我保護你們；然而我竟不能不半道將你們拋棄。雖然，孩子們恕了我罷！我沒有別的方法，可以保護你們，只好祝今宵微風不動，萬籟無聲，有皎月明星護你們安眠！并祝你們七姊妹此後都遇着慈愛的主人，像你們母親那樣的愛護你們！』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勸我們進晚餐；可是我們只略一轉瞬，就不見了他的蹤迹。

當那時節，我們平日極繁茂的心地，就變成了一片經過大海嘯冲刷的沙漠。我們覺得下臨無際的斷崖；乘着颶風激浪的漏舟；底下燃着積薪的鼎鑊；餓火中燒

的虎口；噴着烈焰的火山；這些所在，都比那個小木屋安全，獨獨只有那個小木屋，却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。那時候太陽已沉到西方的亂山背面，但還有餘光閃爍地照着這打靶場，露出留戀不忍遽別的神情，好像醉人留戀他的酒杯；臨死的英雄留戀他的駿馬寶劍。我們因為恐怕夜裏來了飢餓的乞丐，或是等於屠戶的警察，引我們七姊妹到最悲慘的境遇，便乘着打靶場中還有這閃閃爍爍的餘光的時，逃出那個最危險的小木屋，來尋覓能夠予以保護的人。我們逃了出來，偶一張目回望，就看見了許多景物。打靶場的艸色，在我們來時是綠的，這時因為有許多疲倦的暮烟爭來投宿，已變成了深碧。那一團像小孩的小孩，已下了堤，同聚到場內第四打靶架的左邊。在他們的前面，距離的兩丈左右，還有一羣正在吃艸的馬。那馬背上沒有鞍，嘴上不上勒，並且沒有人看守，究竟是不是也遭了我們今日所遭的運命，那就不得而知，不過我們總願意替他祈禱，祝他永遠沒有被拋棄的悲哀。當時我們狠想走到那一羣小孩面前，求他們援助，然而剛走到半途，

就遇着一道橫溝。溝深雖不過一尺餘，但在我們離了母胎還不到一個月的小狗看來，就等於一條廣闊的大江。因此我們便不能過去。我們既不能過去，自然極希望他們能夠看見我們。可是我們雖懷着希望，事實却不能如我們的意，一團的小孩，都只顧遊玩，並不會想到距離不遠的地方，還有七條正待救援的生命。

二

大凡含生負氣的動物，每當失望到了頂點的時節，往往會發生一種變態的心理，當時的我們，也是這樣。我們因盼望救援極切，結果竟和我們的盼望完全相反，便起了隨遇而安感想，不唯準備今晚就在這打靶場過夜，還預備歡迎那等於層戶的警察，和飢餓的乞丐。我們想：『如果來了警察，他將我們捉去做標的，我們也就將他去做賭博的相手，他放槍放得準，我們輸他一條死屍，放不準，我們就贏他一粒彈丸。』如果來了乞丐，他將我們來烹宰，我們也就將他來試驗，試驗他是不是大食國的國王，能不能一頓吃了我們七姊妹。』我們正想着，不留神竟

有一羣的人走過我們的旁邊。就中有兩個老婦，一面走，一面嘰哩咕嚕說了不少的話。

老婦甲，「在前面的豈不是住在薔薇精舍的中國留學生，他們幾個人却也有趣，雖不是同胞兄弟，然而却異常和睦。」

老婦乙，「是的，他們真有趣，他們不識憂不識愁，正像三歲的孩子。」

老婦甲，「雖然，他們貧乏得可憐，你看他們的衣服就可以曉得他們貧乏的狀態了。」

老婦乙，「他們貧乏固然狠貧乏，然而他們狠有樂趣……喂這是什麼？」

老婦甲，「小狗！」

老婦乙，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！那來這許多小狗！」

老婦甲，「恐怕是被拋棄的罷。」

老婦乙，「把他拋棄在這個地方，教他們吃什麼呢！」

老婦甲，『是呵，怪可憐的呵！前幾天那前面的堤邊，死了三隻小狗，也就是被人拋棄而餓死的呵！』

老婦乙，『那麼你要告訴你家裏的小孩，不要再到前面去，因為恐怕會傳染瘟疫。』

老婦甲，『謝謝你，我幾乎忘記了。』他們說到這裏，雖然還有些模糊破碎的聲音，繞我們的耳畔，但畢竟是不能夠替他組成一句完全的話。他們走過了，我們就又注意到那邊正在牧艸的馬，和那一團的中國學生。這時中國的學生，正在談話：

學生一，『我剛纔坐在那邊堤上，然而我的心却放在堤下的水上，我不拘束他，聽他漂，聽他流，水流到那裏，他也隨着水流到那裏。』

學生二，『老大今天的愉快滋味，正像我昨天的午後所嘗的滋味。昨天晚餐以後，我一個人臥在後面那塊較低的艸地，左手握着一把芳卉，右手擁着一大堆比

新絮還要軟的晚烟，無思無慮的睡去，什麼感覺幾乎都沒有，僅僅覺得卉在夢中香，烟在夢中煖。」

學生三，「我以爲還是最愉快，我剛纔信步向野花叢中走去，花迎我笑，我迎花笑，我要問花幾時開，還怕花要問我幾時來。」

學生四，「可是我這幾天實在無暇尋覓愉快的境遇，我只想讀完了這一本字典。」

學生三，「讀字典，倒也是一種讀書法，不過天天讀字典，又能讀出什麼滋味呢？」

學生四，「沒有味我是曉得的，可是我總想做這沒有人做過的事情。」

學生七，「我曉得四哥是預備考字典博士的。」

學生五，「你們都還快活，只有我在這東京讀英文字母，的是淡而無味的生活。」

學生二，『你從新婚的期間，割了一段來求學的，所以你就格外覺得不愉快了。』

學生五，『我真想回家。』

學生二，『別的事情或許辦不到，要回家那總要算是最容易的事。』

學生六，『我剛才很快活，我望着那邊天上的星，星也望着我，星一明一滅，我的眼睛也一睜一閉。記得前五年在長沙女師的時節，有個學姐，伊的眼睛無論什麼時候，總是閃閃爍爍地看人，我遇着伊，也就故意閃閃爍爍地看伊，伊笑我也笑，伊來捉我的癢，我也來捉伊的癢，我們因此便成了好朋友。今天我拿對我學姐的態度，來對那閃爍不定的天星，心裏很感着異常的愉快。』

學生三，『老七今天快活不快活，何不說給我們聽呢？』

學生七，『我無話可說。』

學生六，『沒有話說也要說！』

學生七，『我不說。』

學生三，『不說不許回去。』

學生二，『我們真該回去了。』

學生一，『不過老七可以暫不回家。』

學生七，『老七不回家，難道要睡在這裏？』

學生四，『睡在這裏，到是理想的睡法，花卉的褥，烟月的被，這些東西到三

越吳服店，却也買不出呢！』

學生七，『凍了又怎麼樣？』

學生五，『不怕，不怕，前面的堤邊，前幾天不是有幾隻小狗都睡在那裏麼？』

鑽到他們的羣裏，就會溫暖了。』

學生七，『提起這事真慘呵！不知是誰，竟有那樣比鑽石還要剛的心腸，居然把那些小狗送到這裏，聽他由餓而死，由死而腐！』

學生六，『這是幾時的事情？』

學生七，『大約是前五六天的事情，不過的確的日子，已無從記憶了。』

學生六，『爲什麼我就沒有看見？』

學生七，『大約是你沒有到過前面那堤邊，所以就看不見。』

學生六，『現在他們還死在那裏麼？』

學生七，『早已埋了。』

學生三，『真可惜，可惜當他沒有死的時節，我不曾看見他。我正想養一兩隻平和的小狗，好好地看待他，並將理想的教育法教育他，如果早被我看見，那就不至於死了。』

學生二，『其實養狗也會生厭。在沒有狗以前，未嘗不想養一兩隻；到有了狗，狗尿狗矢弄到滿屋，那時就不能不厭棄他了。』

學生一，『沒有狗便罷，有狗我決不厭他，就是狗尿狗矢撒在我房裏，我也可

以忍耐。』

學生二，『真的！』

學生一，『雞鵝那樣的不潔，我都能夠死心塌地愛到底，又何況小狗？』

學生二，『無論你怎麼說，我總不相信。』

學生一，『你不相信，就請你立刻抱一隻小狗來試驗我！』

學生二，『立刻那裏抱得來？』

學生一，『那麼限你一星期。』

學生六，『一星期？我想至多只能限三天。』

學生二，『回去再說，回去再說，這時飯快要冷了。』

他們說到這裏，便向我們所在的地方，用半跳舞的步驟，走了過來。當時我因為他們中間有愛狗的人，便想和他們說話，可是剛巧那時正有一種辛酸的滋味，湧到嚥喉，由是又只得咽下我所要說的話。

三

不過我們雖然含辛茹苦，連想說幾句話都說不出，那些學生都極其活潑而愉快。他們好像是戰勝憂患的凱旋者，好像是征服悲哀的常勝軍。他們的衣帽鞋襪，雖好像都是從賣破爛的攤中用等於零而差勝於零的價格買來，然而這些破爛的東西，一到了他們的身上，就成了笑傲華美，侮慢錦繡，譏諷珍異的寶物。一轉瞬間，他們都到我們的面前了。

學生六，『貓，貓，那裏有一隻小貓！』伊一面這樣說，一面狂奔來捉我。我正在驚喜，伊已抱了我。伊笑着說，『我今天拾得一件好東西！』就向堤上奔去，露出好像恐怕被人搶去的神情。

學生七，『六姐拾了什麼東西？』

學生三，『老六抱的是什麼？』說着便追過來。

學生六聽了只是笑，也不答應，立刻飛奔到堤上。但他剛到了堤上，學生三